# 廣弘明集卷第七　　典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 辯惑篇第二之三

叙列代王臣滯惑解下

梁荀濟　　齊章仇子陁
周衛元嵩　　宋劉慧琳
齊顧歡　　魏邢子才
涼高道讓　　齊李公緒
隋盧思道　　唐傅奕

十五荀濟潁川人後居江左博涉衆
書志調矯俗初与梁武布衣相知及
帝登位士不及之濟負氣曰會眉鼻
上磨墨作檄耳帝深不平之梁則刺
史陰子春左遷濟作大詩贈之文傳
時俗或稱于帝者帝曰箇人雖有才
乱俗好反不可用濟以不得志常懐
悒怏二十餘載見帝信重釋門寺像
崇盛便于時上書論佛教貪淫奢侈
妖妄又譏造同泰寺營費太甚必為
災患其表略以三墳五典帝皇之稱
首四維六紀終古之規模及漢武祀
金人黃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圖閹豎
以控權三國由茲鼎峙五胡仍其薦
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
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

金人黃新以建國桓靈祀浮啚閣竪

以控權三國亟兹鼎峙五湖仍其薦
食衣冠奔於江東戎教興於中壤使
父子之親隔君臣之義乖夫婦之和
曠友朋之信絶海内散乱三百年矣
濟所控詞述於僻者至於貞槩絶俗
固莫叙之斯偏黨也述金人之初降
致黃新之篡等並安擬也至如周斬
紂首豈見佛經秦坑儒士非關釋化
礼崩樂壞未覩浮啚戰國無主何關
僧偽乃云綱紀之乱何能乱之夫婦
父子何人不是但妄言百不足述之
然濟極言悃僧深訾佛者統知上書
必不會旨亦知不能排除佛法直是
恨帝不拔於微流無榮官於朝廷也
所以鄙詞罵僧深文毀佛其實寄意
詈於上帝也後之醜詞並擬斯矣
濟表云稽古之語未聞崇邪之命重
沓歲時禘祫未嘗親享竹脯麵牲歎
誣宗廟違黃屋之尊就蒼頭之役朝
夕敬妖左之胡鬼曲躬貪淫之賊究
耽信邪胡諂祭淫祀恐非聡明正直
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
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
於温清流涕動於臣下興言賦於孝
思故景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獻后

而可以福祐陛下者也濟吐斯言故
動怒也梁祖享祀於晦朔四時交易
於温清流涕動於日下興言賦於孝
思故景陽臺至敬殿咸陳文祖獻后
之眞何得言未嘗親享故及前事肆
情罵之竹脯麵牲用替犧栗蘋藻礿
祭豈惟有梁之時屈尊就卑乃万代
之希有遺若脫屣豈百王之虛構哉
自非行捨八恒位隣 上忍安能行慈
絶慾於咸年長齋竭誠於終事哉
又曰臣請言得失推校是非案釋氏
源流本中國所斥投之荒裔以御魑
魅者也乃至舜時竄擣抗於三危左
傳允（音捐）姓之姦居于瓜州是也杜預
以允姓陰戎之別祖与三苗俱放於
三危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
世居燉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葱嶺南
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訛轉
以塞種為釋種其實一也允姓与三
苗比居教迹和洽其釋種不行忠孝
仁義貪詐甚者号之為佛佛者戾也
或名為勃勃者乱也而陛下以中華
之盛冑方尊姚石羌胡之軌躅竊不
取一也案允姓之居燉煌西戎也懸
度賢豆等南梵也西戎即叙禹貢所



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謗不讀三史奚

度賢豆等南梵也西戎即叙禹貢所



傳懸度已下荀濟加謗不讀三史奚
以定之尋夫懸度乃北天之險地乘
索而度也賢豆天竺仁風所行四時
和於王燭土絶流霜七衆照於金鏡
神幾猶利人傳天語字出天文終古
至今無相篡奪斯是地心号中國也
人行忠孝何謂無之濟之所言同田
巴罪三皇非五帝者詎可聞共又案
釋迦出戎剖脇而誕摩耶遂殂事符
梟鏡年長爭立內不自安背父叛君
逆節弥甚遠多投石難陁引弓變革
常道自餓形骸安能濟物聚合兇徒
易衣削髮設言虛詐不足承稟九十
六道此道最貪叶彼濟愚衆多崇信
至如瑠璃誅釋瞿曇路從視之在生
親尚不存既殁踈何能救斯即不行
忠孝若天下習之陛下則無以自處
不取者二也尋經剖脇而誕義出前
經以懷天師功德大故非諸人供可
以奉之又知母人命將終故生七日
已上昇天中然則脇誕背剖此亦有
之不同梟鏡如何濫委引弓投石事
出權行叛君逆節一何誣謗自餓以
化外道變俗以靜貪門而去諸道佛
道最貪全戎毀此乃誅國而不護國示

蚩擅行叛君逆節一何誣謗自餓以
化外道變俗以靜貪門而去諸道佛
道最貪全成毀訾誅國而不護國示
葉難亡羣典廣之理路無没濟巧於
全會神怡成文斯日有才不妨無狀濟
又云今僧尼不耕不偶俱斷生育傲
君陵親違礼損化一不經也觀濟此
捐尊擬帝躬深知僧尼絶慾屈則超
生斯義可從固所不逆然不偶斷育
斥帝行之無容顯論寄僧罵上也又
云凡生在靈夫婦配合產育男女胡
法及之多營泥木專求布施寧非巨
废二不經也濟之不經斯事顯也胡
法不婬胡從何有泥木布施擧事見
譏然佛之非胡乃為天種胡乃戎類
本異梵凡鄉猶言神州号為漢地今
撿漢者止可方于梁漢雖曰初封帝
都在於京洛自餘吴楚未曰中華陸
渾觀戎又戎變夏矣惟佛一法教絶
色心胡梵二種生生帝習
濟云姧胡矯詐自稱大覺而比丘徒
黨行婬殺子僧尼恚然宮螻蟻而起
浮啚費財力而角堂宇若令尼能照
而故縱婬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
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无益而
天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

而故縱婬殺便是詐稱慈悲徒能照
而不能救又是大覺於羣生无益而
天下不覺三不經也斯又巨謗之大
佐通人達士豈其言哉很由醜事豈
照此矣然大益取國天下之罪人行
婬煞子自是佛法之賊濁現則擯於
四國來則流於三途而謂僧尼悉然
加誣之太甚也又云大覺無慈又云於生
無益斯並以愚量智以聖齊凡抗大
覺之成化失淳人之弘善可謂螗蜋
有推輪之勇井蛙滯坎井之心哉
濟六胡法慳貪惟財是與直是行三
毒而害万方未見修六度而隆三寶
四不經也且財食厚生貪夫之所沒
積而能散廉士之恒情六度檀捨為
初惟佛宗而立位三寶佛為教主乃
正覺之流慈無佛法安知六度之功
絕慈風豈識三寶為正化濟以不得
其志沒齒陷之但增貪覓以各人未
顯獸身以祛滯俗中恒士尚不虛言
濟寔鄙夫輕馳才筆獨不閑顧雍拜
万戶封家人不知焉亮受三郡賞盧無
尺絹謝安平百万賊愀然改容能仁
捨四有帝遺如涕溎斯實錄也況復
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惟財惟食
識八微之毒軛衣盃自隨若鳥之遊

叉維誦妄平百万賊愀然改容能仁
捨四有帝遺如涕洟斯實録也況復
捨身受身觀三界如牢獄惟財惟食
識八徵之毒馳衣盃自隨若鳥之遊
空府去留無滯類凫之泛長川此等
之徒名沙門也故經云僧無犯戒不
清淨者若及於此不名為僧豈得以
賊臣虐主等稷契與唐虞稊莠荊棘
比嘉苗及美木夫立言設諫清濁兩
分全恫以昏皃都捨諸彘戾理不可
也于時有衆之為政也仁育為初帝
則絕慾蔬食僧則詞林義窟冒行羅
黙足可授俾尉武矣通人為論理則
統之去瑕捨過士之恒務故昔之儒
行惟孔一人盬吹竊服時惟傾國僧
之真偽權實難分惟佛得知餘存視
聽故濟不違無足煩論恨其早被火
灰面陳豈不知返
濟云佛家遺教不耕墾田不貯財穀
乞食納衣頭陀為務今則不然數十
万衆無心蘭若徒教不耕者衆天下
有飢乏之憂違教誤法不行何須此
法進退未為盡理五不經也然濟知
有遺教則知有蘭若之徒未知教有
張施豈委三寶基業但佛德宏大天
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

張施豈委三寶慈業但佛德宏大天



供尚自下臨僧田福廣神壤義當上
踊教有開合隨根制宜不可局以糧
粒用道以通利物故經云若我弟子
如法脩行如来白毫相中无量功德
百千万分取一分供我弟子受用無
盡故知為道出家為道興供為道而
受為道弘福道本虛通非俗籌議故
受四輩還宗佛德經云如法受施千金
納之必乘佛化材水不許何得妄言
惟貪財食又經云住我施受入闇無
見又此而行如空無盡者是也是知
心外無境見境是心故供施隨心積
散非外經云六度在心不在事斯正
言也引證可知

濟云涅槃發問世尊滅後經教若為
得与波旬經別觀此發問則瞿曇存
目門徒不能分辯真偽況中華避役
姧詐之侶焉不迷惑者尋濟此言全
非有識文明滅度魔佛難分豈述佛
世門人不識經中三種四依考定魔
佛邪正非濟所知彼亦不述又云中
華避役姧侶迷惑者斯是讜言誠非
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辯之介何不論



擒善揚惡專為務也涅槃經云避役

所解非避役者堪能辯之亦何不論
捨善揚惡專為務也涅槃經云避役
出家無心志道我當羅令還俗為王
策使斯正言也如何不録以上之
濟又引涅槃闍王害父者妄叙狀佛
以理除令其迷解俗惟事結惑網逾深
故以陰界入中求父不得本惟妄想
謂父實人横生圖害取其重位若先
達解知父本空何必起逆國亦非有
由佛開化達悟妄心追悔懃謝獲无
相信濟不達此以事微理斥天子注
經譏臣下逆乱謂佛无父无父須除
執迹毀教不足怪其愚闇也餘有瑣
碎似像之事比擬繁論固同此例又
引張融范縝三破之論前集有抗融
縝之詞見於後述乃云融縝立論無
能破之是虛言也
濟云自古帝師諸侯賓友千載一逢
猶如旦暮賢明希世宇宙獨立今乃
剃髮千群不臣万衆稱為帝師未之
可也姚石玉食三千佛寺資宮八百
供敬厚矣終獲磨崩屠滅宋齊已降
莫懲前失餘有罵僧醜詞足可捨
耳畢寄詛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
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
志在貪婬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

耳畢寄記帝之語同莊蒙之寓言焉
又曰僧出寒微規免租役無期詣道
志在貪婬竊盜華典傾奪朝權凡有
十等一曰營繕廣廈僭擬皇居也二
曰興建大室壯飾胡像僭比明堂宗
祐也三曰廣譯妖言勸行流布轢帝
帝王之詔勅也四曰交納泉布賣天
堂五福之虛果奮大君之德賞也五
曰豫徵叔贖免地獄六極之謬殃奪
人主之刑罰也六曰自稱三寶假託
四依坐傲君王此取威之術也七曰
多建寺像廣度僧尼此定霸之基也
八曰三長六紀四大法集此別行正
朔密行徵發也九曰設樂以誘愚小
俳優以招遠會陳佛土安樂序王化
危苦此變俗移風徵租稅也十曰法
席聚會邪謀變通稱意贈會毀破遺
謗此呂尚之六韜秘策也凡此十事
不容有一萌兆微露即合誅夷今乃
恣意流行排我王化方又擊鴻鍾於
高臺期闕庭之箭漏掛旛蓋於長剎
放充庭之鹵薄徵玉食以齋會雜王
公之享燕唱高越之贊唄象食舉之
登歌嘆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儭
施則等束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撞
拚之文物凡者舉措寫擬明儀云云

登歌嘆功德則比陳詞之祝史受僞

施則等東帛之等差設威儀則効搓
祈之文物凡諸舉措竊擬朝儀云云
陛下方更傾儲供寺万乘擬附庸之
儀肅拜僧足三事執陪臣之礼寵既
隆矣侮亦劇矣臣不取者四也
觀濟所列十條同歸一偽牽引撝合
增動帝心素達帝之機神深銜帝之
不齒無可以通蓄憤假謗以暢面讒
言雖若臣意寔輕侮何者上列僧偽
無惡不揚言帝重之明帝無識斯則
獨夫闇主不言自刑飾詞覆詐迹昌
露矣故曰知人惟難知知其難者千
載惟一梁祖深知濟情無堪莅政故
曰有才而好反豈徒言哉然則後之
上事皆則濟之才辯相去懸矣故呈
拙矣
濟云陛下以因果有必定之期報應
無遷延之業故崇重像法供施弥隆
勞民伐木燒搖鏤鐫損傷和氣豈顧
大覺之慈乎胡鬼堪能致福可廢儒
道釋秃足能除禍屏絶干戈今乃重
関以俻不虞擊祈以爭空地煞鏤鐫
而營功德既弃釋典崇妖邪而行諂

祭又斷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
海之尊儀無二三其德委為陛下不

陵以僧不慶專挍以三
而營功德既弃釋典崇妖邪而行諂

祭又罰名教五尺牧豎猶知不疑四
海之尊義無二三其德臣為陛下不
取五也詳濟以事徵理令則以理遍
事夫因果報應事同影響若不信因
前果後則不謂形動影隨物理顯然
如何致惑伐木掘地天常之舊規造
寺輿供人倫之厚敎勞民損蠹何帝
无之是以福不自資四俗不辞勞役
罪不及他百蟲死而非罪謂正法為
竅書以潔齋為諂祭斯並幽明之所
切齒賢聖之所哀矜然濟不知岳瀆
大神奉佛而祈福賜天地靈聖拜首
而請玄章故㠊崎立宇宙之中獲四
无畏獨居空有之界具四辯才非濟
所知或知而故謗以動帝情也
濟曰秦正受誑於三山漢徹見欺於
五利信順妖訛一至於此不察情偽
豈懲前失又引五事明宋齊兩代重
佛敬僧國移廟改者但是佛妖僧偽
姧詐為心墮胎殺子昏婬乱道故使
宋齊磨滅今宋齊磨滅寺像見在陛
下承事則宋齊之變不言而顯矣今
僧尼坐夏不煞螻蟻者愛含生之命

也而徵君父忘仁於蛭蟲也隨胎煞
子夜養咲放童也夫爲者君臣夫婦

僧尼坐夏不煞螻蟻者愛含生之命
也而傲君父忘仁於蚕蟲也隨胎煞
子反養於蚊蟲也夫易者君臣夫婦
父子三經六紀也今釋氏君不君乃
至子不子經紀紊乱矣濟引宋齊信
佛而早亡斯歎帝也何獨毀佛衹夫
運業廢興天之常數禅讓放誅有國
變通前王自享於萬年後帝無宜而
取位此乃交謝之恒理生滅之大期
何得執一代之常存而迷百王之草
運都不可也齊宋諸帝所以重佛敬
僧者知帝位之有由故銜恩而酬厚
德也又知帝位之無保故行因而卹
長果也昔因既短不可延以万年故
有梁之受禅也今因未就不可即因
而成果故受報於未來也是則業運
相循四序無失如何輕佛無報應乎
若輕無報應則郊廟諸神昊天圓丘
地衹方澤山川望秩一切須除豈獨
佛僧濫受誣罔乃云隨胎煞子今存
好仇尒亦好仇何為干政自不見也
書奏梁武大怒集朝士將加顯戮濟
密逃於魏欲匡靜帝事露為齊文襄
燒煞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
逞才術干政冒榮負智自減古云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齊布衣之人而謀

燒煞之年八十餘矣濟所行非理妄
逞才術干政冒榮貪智自滅古云不
在其位不謀其政濟布衣之人而謀
廟堂之事濫矣佛行仁化無損王臣
守戒潔心除邪滅惑此佛教也故三
學八正以導出家六度四弘用開士
俗其中通局適化隨緣悟達爲宗餘
非佛意而濟不談正行之士專述亂
業之夫以僞排真以邪陵正以賓伐
衆以僻乱全禍不謀身密陳無上之
曲餘殃不盡終被焚身之酬可悲矣
十六章仇子陁者魏郡人齊武平中
爲儒林學士于時崇重佛法造制窮
極凡厥良沃悉爲僧有傾竭府藏充
佛福田俗士不及子陁微官固非所
幸乃上疏陳曰帝王上事昊天下字
黎庶君臣夫婦綱紀有本自魏晉已
來胡妖乱華背君叛父不妻不夫而
姧蕩奢侈控御威福坐受加敬輕欺
士俗妃主晝入僧房子弟夜宿尼室
又云臣不惶不恐不避鼎鑊輙沐浴
輿櫬奉表以聞有十餘紙書奏帝
震怒欲煞之高那肱曰此漢覓名欲
得死陛下若斫侈頭落漢術内可長
禁令自死從之經二年周武平齊出

得死陛下若斫侈頭落漢術內可長

禁令自死從之經二年周武平齊出
之隋初猶存不測其終今讀子隨表奏
惟述僧之妝媱蓄積財事更無別致
唯言繁重隨事廣張無識者謂上事
極多通贍者止惟二事謂財色也大
同荀濟之言才理雲泥不及于時魏
齊兩代名僧若林舉十統以綰之立
昭玄以司之清衆肆如不可陷溺子
隨家素貧前投府莫從形骸所資惟
衣與食困此終覃長弊飢寒嫉僧厚
施致陳抗表終被抑退不遂其心可
謂濫濫漢博士詞費而無鑒檢傳弄
又加粉墨言轉浮碎為下愚者所笑
何況上達者哉

十七衛元嵩本河東人遠祖從官遂
家于蜀梁末為僧陽狂浪宕周氏平
蜀因尒入關天和二年上書略云唐
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
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
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
終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損傷有識
蔭益无情今大周啓運遠慕唐虞請
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万姓不勸立



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

造平延大寺容貯四海万姓不勸立

廣弘明集卷第七第十六丈 出

曲見伽藍偏安二乘五部夫平延寺
者無選道俗罔擇親踈以城隍為寺
塔即周主是如来用郭邑作僧坊和
夫妻為聖衆推令德作三綱遵耆老
為上座選仁智充執事求勇略作法
師行十善以伏未寧示無貪以斷偷
刼是則六合無怨紂之聲八荒有哥
周之詠飛沉安其巢穴水陸任其長
生 云云

嵩此上言有所因也曾讀智論見天
王佛之政令也故立平延然述佛大
慈令生安樂斯得理也寧則不亦夫
妻乃和未能絶怨城隍充寺非是聖
基故不可也故色為空非正智莫曉
即凡為聖豈凡下能通故須兩諦雙
行二輪齊運以道通俗出要可期

嵩云不勸立曲見伽藍者以損傷人
畜故也若作則弃諸佛大慈昔育王
造塔一日而役万神令造浮圖累年
而損財命況復和土作涅塼瓦成日
為草虫而作火刼助螻蟻而起天灾
仰度仁慈未應垂許斯誠誡也故比
立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

廣弘明集卷第七 第十七丈 出

為重物起慈即為仁塔理極正ゝ矣事

立造房先除妨難有損命者必不得
為重物起慈即為仁塔理極正〻矣事
罕行之
又云請有德貧人免丁輸課无行留
僧輸課免丁輸課免丁則諸僧必墜
停課爭斷慳貪貧人免丁衆人必墜
免丁覺脩忠孝此則與佛法而安國
家實非滅三寶而危百姓也有十五
條愍是事意勸行平等非滅佛法
勸不平等　是滅佛法　勸行大乘
勸念貧窮　勸捨慳貪　勸人發露
勸益國民　勸獠為民　勸人和合
勸久和合　勸息愛會　勸立市利
勸行敬養　勸寺无軍　勸無貪三藏
勸少立三藏　勸立僧訓僧　勸敬大乘誡
上列事條及則滅法順則興教并陳
表狀及佛道二論立主客論小大嵩
以理通我不事二家誰事周祖以二家
空立其言而周帝親行其事故我事
帝不事佛道立詞煩廣三十餘紙大
略以慈救為先彈僧奢泰不崇法度
无言毀佛有叶真道也故唐吏部唐
臨實報記云〻
十八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治
不以為患當衝者不以為言有國者
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為護法之紀曰

隱冥報記云本
十八劉慧琳秦郡人出家住揚都治

不以為患當衡者不以為言有國者
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為護法之純臣
矣弃又何為哉之可謂高識之人而
載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二十三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
陽見有喪之家憂齋供福利便曰佛
教者脫略父毋遺蔑帝王捐六親捨
礼義豬衣髡剔自比刑餘妄說炫惑
惟利是視陰陽名墨雖紛繆奇察而
四時節用有取至如茲術則傷化託
幽滋為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
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
華即戎有識不許弟槩字季節屬
文讀佛經脚指夾之斯北邊士俗自
保專執之大魁者惜哉生為徒生無
上善以資神死為徒死有下悪以流
隸冥冥隨業反本何期來際莫知現
在焉識与夫羣畜愚変奚以異哉
二十四盧思道范陽人士齊為黄門
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西征記略云
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畐遍海
内士女為僧尼者十六七糜費公私
歲以巨萬帝獨運遠略罷之强國富
則冢居槐里今不同也何得輙引以
義論乎

歲以巨萬帝獨運遠略罷之强國富

剛家居槐里全不同也何得輙引以
擬倫乎
二十一邢子才河間人士魏著作郎
遷中書黃門郎以爲姓人不可保謟
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
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然佛
是西域聖人尋已冥滅使神更生安
能勞苦今世邢子才爲後身張何得
耶亦有難解如法義篇自尋之
二十二高道讓者凉書述云釋氏之
化闡其風而悅之義生天地之外詞
出耳目之表斯獎教之洪致九流之
一家而好之既深則其術亦高而圖
寺極壯窮海陸之財造者弗名金碧
殫生民之力豈大覺之意乎然至敬
无文至神不飾未能盡天下之桂故
祭天以繭栗未能極天下之文故藉
神以稾秸爲有其誠則蘋藻倖於百
品明德匪馨則烹牛下於礿祭而況
鷲山之術彼岸之奇而可以虛求乎
乃有浮遊都鄙避苦逃劇原其誠心
百栽一焉既朱紫一乱城社狐鼠織
大法之精華損農蚕之要務執契者
不以爲患當衡者不以爲言有國者
宜鑒而節之此則讓爲護法之純日

大法之精華損農蚕之要務執契者

不以為患當衡者不以為言有國者
宜鑒而節之此則謙為護法之紕巳
矣弃又何為裁之可謂高識之人而
載于高識之傳者可也
二十三李公緒趙郡人通經史善陰
陽見有喪之家憂齋供福利便曰佛
教者脫略父毋遺簽帝王捐六親捨
礼義緒衣髡别自比刑餘妄說炫惑
惟利是視陰陽名墨雖紕繆苛察而
四時節用有取至如玆術則傷化訛
幽滋為鬼道惜哉舉國皆迷彼衆我
寡悲哉吾之死也福事一切罷之棄
華即我有識不許弟縣字季節屬
文讀佛經脚指夹之斯北邊士俗自
保專執之大毗者惜哉生為徒生無
上善以資神死為徒死有下惡以流
報冥冥隨業受卒何期来際莫知現
在焉識与夫羣畜愚変奚以異哉
二十四盧思道范陽人士齊為黄門
郎周武平齊詣京師作西征記略云
姚興好佛法羅什譯經論佛畗遍海
内士女為僧尼者十六七縻費公私
歲以巨萬帝獨運遠略罷之强國富



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云
周祖始住大冢宰字文護太祖之猶

歲以巨萬帝獨運遠略罷之强國富



民之上策也又作周齊興亡論略云
周祖始往大冢宰宇文護太祖之猶
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周祖高居
深視一朝折首凡厥黨與咸見夷戮
乃棄奢淫布公道屏重肉躬大布始
自六官被於九服以為釋化立教本
貴清淨近世已来奢靡費財力遂下詔
削除之亦前王之所未得也恩道為
論糺其靡費罷之則謂强國富民之
策斯一代之小識未達大之弘略也夫
佛法之行化也要在清神滅惑也彼
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
為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故俗云
多藏厚巨積而能散石崇以財色而
受誅鄧幸亦同之而卑賤自古咸尒
溢於見聞而不能止者乃貪慾使之
然也
昔漢武壽陵秦皇終隴財寶充仞卑
被侵開何若捨貪積而與上福以崇
景仰之至劉飛歇而從道化以襲
金正之極者可也不然藏積空勞自
他飛神技計晨夕无暇身死名滅卒
從他手今昔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
代齊代之行福也寺塔崇盛僧衆雜
聚不能節之以道縱其淆乱斬斛律

從他手今者如此習俗相仍略舉近
代齊代之行禍也寺塔崇盛僧衆雜
衆不能節之以道継其淆乱斬觧律
明月虚聽誐詞周罩鬪便觧甲齊君
斯闍主也維守國資不能周給学文
既破帑藏充盈不觧身用爵紲而
諳單門財寶並爲周有祖周既廢二
教自以爲万代之上策也西平東討
無往不尅以爲滅法之廣略也固天
宥之繞叔齊餘泉貨鳩拾素是貧
國纖纊全希一旦獲之塡胷滿目連
手運帛接軔長途斯爲大盗之滅國
乃以爲興師之盛業也生滅得失曾
不惟疑目前快意莫慮於後我既破
他他亦破我自古恒尒無得不思周
祖謂以萬代常存与天地而齊壽也
窮討巖穴務存藏積守儉保素尅己
勵俗亦万代之一人也當年崩背而
其子用之大張文物高陳聲勢即開
佛法以從百姓之意歡心又顯勝相用
呈大國之威雄也立四皇后表八柱
國前後鹵簿隊伏倍常各二十四自
古皇王莫之比擬立充宣政禅位小
兒時在繦褓正位斯及自号天元皇
帝也春秋方富未許喪身不盈一載
又從万古兒小不立后父控衡曆総

晃時在經祿正位斯及白另天元皇
帝也春秋方冨未許喪身不盈一載
又從万古兒小不立后父控衡磨移
運徙隋高受禪位及國財並為隋有
斯可師也而不師之隋雖重法廣陳
寺塔至於財事無足稱言故使蓄積
穀帛遍於國中食庫夥實不能散施
故福門雖開示存而已及煬帝之末
天下沸騰郊壘風驚畿甸霧結初登
位也哥帝德而日万年後淩遲也咸
面罵而楊諸倉廩資於群盜麋爛
者無窮形骸孰於賊白百辟困於黔
首舉斯以繞無得守株佛之誠言信
而可驗何以知其然耶自古登臨無
不高稱萬歲萬歲之有萬斯即有期况
減於萬何代不有既前王不守於萬
固知後帝義不逾之各取万歲今何
所在五運相襲可不鏡諸是以明后
英賢知五家之必散上智高識鑒三
賢之可倚已用之財如景之相逐未
用之物不可賜及悉親所以於國於
家遺之如脫屣若財若命弃之若遺
塵莊嚴性識使早倫法身成就善權
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有知
唐守日作未来東七　輔平四更宍
何所論故經云劫燒終訖乾以洞燃
須弥巨海都為灰煬天龍人鬼於中

[illegible]
務津梁諸有斯至教也餘諸幻有知
何所論故經云刧燒終訖乹以洞燃
須弥巨海都為灰煬天龍人鬼於中
凋喪二儀尚殞國有何常如斯法句
可以尋真自外凡鄙固非其務
二十五傅弈北地泥陽人其本西涼隨
魏入代齊平入周士通道觀隋開皇
十三年与中山李播請為道士十七
年事漢王及諒反遷于岐州皇運初
授太史令武德四年上减省寺塔僧
尼益國利民事十一條髙祖聞之賫
不行下弈乃多寫表狀遠近流布京
師諸僧作破邪論以抗之如後所列
弈表云一僧尼六十已下簡令作民
則兵强農勸　易曰男女搆精萬物
化生此則陰陽父子天地大象不可
乖也今衛壯之僧婉孌之尼失礼不
婚夭胎煞子减損戶口不亦傷乎令
佛家違天地之化背陰陽之道未之
有也請依前條尋老子至聖尚謁帝
王孔丘聖人猶跪宰相況道人無取
德義未隆下忽公卿抗衡天子如臣
愚見請同老孔弟子之例拜謁王臣
編於朝典者弈奏如此未足理論出
處殊遠不可一述易稱搆精佛則絕
慾固知李氏道門相結沉溺日夕共

編於朝典者弈奏如此未足理論出
處殊途不可一述易稱擕精佛則絕
慾固知李氏道門相結伉儷日夕共
會順易陰陽不順則与佛何殊若順
固其恒俗何為學僧守靜絕慾無為
以事討論纏綿自顯如上已述迷者
柔尋且李耳子孫遍於天下張陵餘
胤散列諸州祖宗遺緒如何輒異若異
其先斯為絕嗣三千之罪莫有高之況
復黃書脈氣三五七九之經上下䄷
和四眼二舌之教不可削也佛教不
介慾是過桑先終戒之方袪俗滯此
則佛道之分途也高識者體也
又云請同孔老門人拜謁王臣者不
知弈出此語何以自陳毀僧傲親抗
君非為忠孝固知道士常拜君親如
何自見道士從僧抗礼不能自化其
類何用彈人賣而言之道士面柔拜
謁竊形蹬吹冒入出俗之傳致有黃
巾乃張角之風也法儀抗礼是緇徒
之範也至如李老之服本襲朝章冠
屨同蘭臺太史揖讓等大夫之儀也
如何門人高抗先師之位御則沙門
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寬政置不繩之
以法徵刻於何逃責但弈爭碎乱
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或六

之法都不可也會逢寛政置不縄之

以法徵刻於何逃責但弃寧碎乱
不經或言胡佛邪教退還西域或云
三万户州且存一寺不足校也
一弃云大唐丁杜僧尼二十万衆共
結胡心可不俻豫之哉請一配之則
年産十万此亦劉生之古計也無用
陳之如前已顯斯則女子帶甲鰥夫
執戈餌敵負國一何可笑又大唐寺
籍佛道二衆不滿七万如何面欺
上帝二十万衆乎斯即自刑無勞他處
二明寺作草堂土舍則秦皇漢武為
有德之君良以佛縱奢侈寺塔八万
四千此國効之又增其倍凡百士庶
暗愁往罪虚規来福浪說天堂地獄
誑我等人至如秦皇阿閣漢武甘泉
古迹宮觀不過十數史官書之号曰
無道曾不言佛無道過之又引張融
三破之言廣如前集今重顯之佛之
化也依樹為家形嚴有累權閑小室
寺塔崇廣信心所營請僧福田非僧
課造至如天堂地獄善惡之報殊焉
品類區分外流之義天別不知道經
往往亦述地獄須覈天堂有參地獄

何所云云

性性亦述地獄須覈天堂有參地獄

何所去去
故道步虛去天人同其顧飄飄入紫微
七祖生天堂我身白日升如是非一
述天堂也不許僧去是誰過乎
三明請滅寺塔則民安國治者由娍
胡虛說造寺之福庸人信之角營寺
塔小寺百僧大寺二百以兵率之五
寺强成一旅總計諸寺兵多六軍侵
食生民國家大患請三万戶州且留
一寺又引自古已來僧及十餘自餘
兇黨至今猶在請必除盪用消胡氣
浹旬之間宇宙廓清奔奏如此妄述
兵多于時二衆不滿七万半為尼女
豈等大國之六軍乎又去反僧兇黨
猶在者僧之從逆為俗所拘一身獨立
如何動衆虛引飾詐亂俗惘君天地
不容故早磨滅又統詳之賊臣酷吏
何代不無濁濫當官何時不有堯放
四兇非由事佛舜既絕嗣豈是僧風不
可以一日逆節舉朝同誅一僧為過全
宗族滅奔奏狀曰望即依行明明作
辟國絕其議
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蚕
無擯死者臣聞佛戒僧尼糞掃衣五
綴袾塗中一食蜀坐山中青居禪誦

四明僧尼衣布省齋則貧人不飢蚕
無擴死者自聞佛戒僧尼糞掃衣五
綴鉢望中一食獨坐山中清居禪誦
此佛之章法也若煞蚕作衣佛戒不
許今則知佛理虚故生違犯此是荀濟語餘
則鄙罵悪類斯下之言不足聞也
五明斷僧尼居積則百姓豊滿將士
皆富
六明帝王無佛則大治年長有佛則
虐政祚短者
七明封周孔之教送与西域胡必不
行者
八明統論佛教虚多實少
九明隱農安匠市廛處中國冨民饒者
十明帝王受命皆革前政者
十一明直言忠諍古来出口禍及其身
者此之七條通釋其衆為存詞費約
同諸異解奏之高祖覽之大悦詔廢
諸州寺塔至九年六月四日後 上謂
曰你大直奏事怕敎人今日後勿懼
貞觀六年又上書令僧吹鏍不合擊
鍾又言佛法妖偽勅示蕭瑀瑀曰傅
弈非聖人者無法弈駮曰鍭先祖已
来不事宗廟専崇胡鬼非孝者無親
因集佛教入中華已来士人識見高

来不事宗廟専崇胡鬼非孝者無親
因集佛教入中華已来士人識見高
達有駭議其姣惑者為高識傅云弈
傳如此云高祖從其言而廢寺者斯
惘君也豈有四年上事九年方廢省
諸州寺塔乎竟無此詔如何信之一
條假詐万途可迷 弈身死後出傳貨
之言雖矯詔无命可死又云上書不
許擊鍾斯妄作也經云擊鼓戒兵鳴
揵集衆又云撞擊佛鍾斯非教耶又
述蕭瑀不事宗廟専事胡佛斯面欺
於宰伯也梁典云高祖七廟每祭畢
滞泗滂淹是何言也今京師東西兩
弟俱有宗廟四時饗祀相仍即目義
不濫聽糸為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
縁邊小識未足以示中華惜哉淨識
一從汙染頓尒流滞反本何期上所
列人亦如前評六太 隨類詳焉
撿唐臨冥報記云云 太史令傅弈自
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
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弈与道士傅仁
鈞薛賾善後傅薛俱受官仁鈞先亡
賾夢見鈞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賾
問誰耶曰即傅弈也是夜少府馮長
命夢在一處多見是先亡命曰皆定
責也又問如傅弈生平不言弗乳受

滿渦渦是何言也今藏所東西兩
弟俱有宗庿四時饗祀相仍即目義
不濫聽㕘為此傳又可笑也止可誑
緣邊小識未足以示中華惜哉淨識
一從汙染頓尒沉滯反本何期上所
列人亦如前詳之太　隨類詳焉
撿唐臨冥報記云云　太史令傅弈自
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常誹毀佛僧
以其年秋暴病卒初弈与道士傅仁
均薛賾善後傅薛俱受官仁均先亡
賾夢見均曰先所負錢可付泥人賾
問誰耶曰即傅弈也是夜少府馮長
命夢在一處多見是先亡命曰皆定
實也又問如傅弈生平不信佛死受
何報答曰傅弈已配越州作泥人矣
長命且入殿庭見薛賾說所夢賾又
說之二夢符合臨在其側同嗟嘆之
賾即返錢付弈并說所夢後數日而
弈卒案泥人者謂泥犁中人也泥犁
即地獄之別名矣八大地獄在於地
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海內而受苦
也深可痛哉

廣弘明集卷第七